

中国年度最佳文学作品精选

秦手挺瘦

中篇小说

秦手挺瘦

钟求是

秦手挺瘦

钟求是*

—

秦手不是那种瘦得精致的人。五年前他分到中文系的时候，所有同事都暗吃一惊，觉得走来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人物。他脸色苍白，喉核显著，身板薄弱成一本教科书，走路时从来保持着脑袋前倾的习惯。幸而他选择的是教师职业，这使他在校园里踱来踱去时，沾着忧郁的哲学家的派头。不过走出校园拐上街头，他就容易成为一位不合时尚的诺诺夫子。

秦手供职的是一所师范学院，校内常驻着温和气息。但在这座著名的商业城市里，这只是一种文化点缀。学院的围墙外，涌动着太多的人群和车辆，那些奔来奔去的人车与利润、股票、娱乐有关。秦手没有被墙外的景色动员过去，可

* 钟求是 36 岁，现为温州市文联副主席，曾发表小说作品若干。

他的弟子们明显受到了打扰。这些一开始就注定要回乡教书的师范生，走进课堂便酿造失落的和懒惰的情绪，仿佛讲台上的骨瘦身影正好为自己的前途做着注解。由此秦手授课时觉得没必要那么上心。讲学之余，就写些散文、随感，借以打发过于丰富的余暇。

秦手的稿子是为晚报文学副刊写的。学生时代他写过一些小说散文，一一寄发出去又原样不动寄还回来，最后自己都觉得制造了一堆文字垃圾。及至分到这个城市，他才知道什么叫文化落差，因为此间报纸副刊的文字比自己的文章还垃圾。某一日，他忽发兴致，写了一篇小散文寄给晚报。不想这城市没有好作家却有好编辑，鱼目混珠之中没有错眼，很快给发了。过了几天，编辑又来函要晤谈。秦手去了报社，两人一见面都乐了。

原来那编辑是位大胖子，与秦手形成悬殊对照。胖子编辑称秦手文章写得好，有意境。秦手按以往经验，知道胖子比瘦子讲话多有水分，但好话听着毕竟受用。聊着聊着，秦手提到作家苏童是自己的同校同系的隔届同学。胖子闻之，更加添了热情，似乎他的副刊自此与苏童等名家有了维系。以后的日子里，秦手经不住胖子的拉拢，时不时写些东西应账。其间他还特地研磨过梁实秋，颇获心得，文字增彩了不少。惟让他扫兴的是，这些短文不能成为评定职称的依据。

一天，胖子编辑转来两封读者来信。其中一封寄自本院政教系。拆开一看，是一位叫“周斯吉”写的。内容细腻，虽然也称颂，却蜿蜒得太远，未必领略了他文章的妙处；语气中似乎还将他视为“才高厚积”的中年作者。秦手从文字中

见出稚嫩，知道是女学生写的，并不在意。这种信他先前也收到过几封。开始时他颇自得，觉得是宴席末的一道水果拼盘，既免费且可口，只可惜没有同伴特别是女伴来共享，又不好拿到课堂上去宣示。后来他突发奇想，希望从中找到爱情。因为按他的长相和经济收入，爱情流到他身边就容易拐弯，而他又不愿将自己降到可以随便将就的地位。假若有小姐通过他的文章放大他的形象，他倒能扬长避短，给自己添些无形资产，即所谓文能穷人，亦能富人。遗憾的是他从未经过恋爱训练，不善于从来信中捕捉有用信号并加以演绎，更遗憾的是读者常常发展他的年龄，将他定位为娓娓讲道的夫子。

秦手将信扔在抽屉里，没打算去政教系找那女生，生出节外事情来，倒是脑子里留下一丝印迹，觉得那女生名字不俗，尤其“斯”字用得好，不知什么出处。过了几日，秦手在教工食堂用餐，忽然听到“斯吉斯吉”的叫唤，又见一年轻女子端着饭菜向召唤处跑去。秦手心中一动，起了好奇，就拿着饭菜也挨到那张饭桌上。饭桌上两位女伴一接洽便热烈地讨论。一位说：“你那盒带子又忘了捎还给你。”那位叫“斯吉”的女子问：“听了一遍觉得哪一首好？”女伴说：“自然是《复制快乐》。”“斯吉”不屑地说：“怎么是《复制快乐》，应该是《寂寞让我如此美丽》。”女伴笑着说：“果然果然，不同的心态就有不同的口味。”“斯吉”不满地说：“听着这话像是我的心里在飘雪。”说着两人都笑起来。她们一笑，秦手有了打量人的便利，抬眼瞧那“斯吉”，脸部桃园丰满，眼珠乌亮，皮肤黑暗，姿貌比名字逊色一些；年龄已过了学

生特征，分明是教师。秦手想，如果这“斯吉”就是那“斯吉”，对她学生身份的判断只好作废。又想，既然是政教系的教师，不谈哲学经济，却私语些寂寞飘雪，倒活得轻巧别致。他这么想着，眼神便涂上思索的呆滞。那“斯吉”奇怪地瞟他一眼，把闲话的声音低下去。秦手赶紧撤回目光，埋头专心吃饭，饭菜中却添了偷袭别人被识破的不好滋味。他原想搭讪着提起信函的事的，又顾虑这“斯吉”也许是“思姬”或“司吉”，不敢造次。现在目光交往走了调，也就失掉自然搭话的机会，仿佛文章开篇偏了题，便存在写下去的困难。

以后在食堂吃饭，秦手老见那“斯吉”的身影晃来晃去。这使他记起儿时的一个经验，即认识一个生字后，逛街看匾牌就能时常撞见。他好几次坐在她身后的有利位置，一边嚼着饭菜一边盯着她丰盈弹性的背影。如此持续了一些日子，他忽然起了打探她底细的念头。这样做也不是没有条件的，譬如政教系就有一位校友，毕业时与他一块分来执教，名为刘忠实，实则是个体肥唇薄、油腔饶舌的家伙，从他嘴里掏东西再合适不过了。

第二天上午秦手去找刘忠实。刘忠实正在办公室跷腿看书，见到秦手，嘴巴嚷着，高抬的双腿却不打算落下。两人相互通报些近况，话题就被刘忠实牵引到周易研究上。刘忠实是教哲学的，空而无味，近来独辟蹊径，准备将周易引至哲学上。他钻研《易经》时间不长，兴致盎然，已攒下些体会，逢着熟人就想发挥。他解释说《易经》中有四柱、六壬金口诀、紫微斗数、梅花易数、八卦象数等预测方法。用八卦象数法预测人生最为实用，依据的信息可以是姓名。姓名

虽是符号，冥冥中却是有序的，携带了字形、字义、音韵、五行属性以及与八字喜忌的配合等因素，所以包含着个人命运和人生特征的线索。刘忠实讲得津津有味，秦手听得心不在焉，只恨插不得缝把对方的话截住。刘忠实说：“你好像不信？”秦手说：“《易经》是深厚东西，学得皮毛，容易成江湖骗士，正好偏离了你的名字。”刘忠实笑道：“要打掉你的怀疑，只好用你的名字验证。”他沉吟片刻，装模作样说：“你的名字笔划数为十、四，除已知的省略外，我的断语是：一、近来你会遭遇车祸，但能逢凶化吉；二、前些年与系领导闹矛盾，现在有所缓和；三、最近正在恋爱。”秦手呵呵大笑，说：“胡扯胡扯！你倒预测一下我找你干什么来了。”刘忠实摆手说：“这个不好说，要听你自己的。”秦手不想再绕圈，就把读者来信的事说了。刘忠实搁下跷腿，恍然说：“敢情是找她而不是找我的呀！她在对面，我给引见去。”秦手此番目的只是打探，忙说：“你先介绍些情况，没准儿不是她。”刘忠实说：“没错没错！这周斯吉是本系毕业生，原留下来任专职团书记的，干了几年有人接替，就转到系办搞教务了。”教务便是打杂，在大学里不很尊严。秦手稍稍有些失望，又引诱道：“政教系毕业生却着迷文学，你们的教学方法有问题呀。”刘忠实说：“女孩子嘛，总喜欢玩些闲情逸致。再说她搞教务是坐班制，闲散时间太多，就打打电话写写闲信打发日子，有时还见她点着脑袋听音乐什么的。”正说着，对面有女声喊刘忠实的电话。刘忠实说：“这就是周斯吉。”出门去接电话。秦手有些想走的意思，又舍不得现成的照面机会。踌躇间刘忠实回来了，说：“斯吉招呼你过去呢。”秦手欲问什么，周斯

吉已出现在门口，嘴里嚷道：“是哪位找我？”见了秦手，脸上掠过迷茫，大约食堂的一幕未进入她的记忆。这使秦手暗自高兴，振奋着说：“我是秦手，中文系的。”周斯吉未着意，客气地点头，不等秦手提示，忽然觉悟道：“你就是晚报上的秦手？”脸上的平淡顿时消灭，换上灿烂而诧异的微笑。刘忠实佯装气愤道：“秦手你的面子真大，我多次给她免费算命，她从来没给我这样美丽的态度。”周斯吉笑着说：“刘老师你一边呆着去，秦老师保准不像你似的净耍嘴皮子。”说着引秦手去她的办公室。

进了门，秦手马上发现这房间正遥对着对面楼上自己的办公室。走到窗前，这时能看见一位同事在那边造型逼真地打着哈欠。他心中一乐，欲向周斯吉说明，转念一想，放弃了。他坐到椅子上，瞥见周斯吉挂着微笑研究地看自己。他经不起这样的打量，脸控制不住地红了，一边在心里骂自己不老练。周斯吉说：“秦老师……”秦手打断说：“别称我老师老师的，听着别扭，仿佛我上了年纪。”周斯吉说：“我是想不到你这样的年纪，也想不到我们是同校同事。”秦手认真地说：“你一定还有第三个想不到，想不到我是如此精瘦。”周斯吉活泼地笑了，说：“有特点的人才能写出有特点的文章。”这句话的意义不知是乖巧还是宽容，秦手的心静伏下来，说：“收到你的信受宠若惊，免不了想见见你。”周斯吉说：“你一定把我想成文学青年什么的，其实我不看小说，我只读散文，譬如梁实秋，譬如余秋雨。”又说，“没事了我还听歌儿，主要听词写得好的歌曲，譬如陈小奇写的歌，譬如陈明唱的歌。”秦手说：“你比我想象中要活得雅致。”周斯吉无声地笑了，说：

“别说雅致这样的词儿。我是没志向的人，但容易得到一份好心情。”秦手说：“我也是。我写些闲情散文不是为了摆显，我是在躲离这个商业社会。”顿了顿，又说：“别看热热闹闹的，这个城市没文化。”说着这话，秦手一时觉得自己走进了乡村或者森林，心情变得愉快。看周斯吉，静静地不再说话，但他明白她也喜欢这样的谈话。

二

晚上秦手在自己那间单身寝室里一遍遍闪回白天与周斯吉对话的镜头。他似乎做了一回严肃的电影人，为镜头中自己好的表现得意，又为失当之处懊悔，最后的评价是瑕不掩瑜，作为处女作是成功的。一种温馨的气息顿时占据杂乱无章的十二平米空间，甚至冲淡了稳固存在的霉味。在这个暮春的夜晚里，秦手决意要把交往进行下去。

临睡的时候，秦手忽然又跳出个念头：在积存的作品中挑选出几篇，送周斯吉过目。这个想法一探头，搅得他睡意全无，一晚上的感情总算有了具体落实处。他翻身起床，拖出床上一只木箱，里头存留着大学时代的杂物。翻捡中他先捡到一帧黑白照片，是大一时自己立在天安门前拍的，一脸的纯稚，一脸的意气。他禁不住想，原来自己这样年轻过。再翻阅习作文稿，一篇篇既悠远又熟悉，仿佛能勾引出一幕幕生动的写作情景来。他静心浏览几篇，觉得文笔拙朴简单，情感却是真挚透明的。他挑出三篇，想一想，又添上一篇，一并折叠了，塞进一个信封里。又琢磨着想，明天送稿上门，显

得太过殷勤，当面说明文稿还容易矫情，弄不好把刚建立的形象给扭曲了，倒不如投递于她。投递虽然绕道，却有意味，尤其为下次见面交流心得预备了时间。主意打定，上床睡觉。睡眠中像是浇了飘柔护发水，膨发出许多愉快泡沫来，一夜睡不透熟。

第二天无课，秦手醒来在床上拖沓半晌，把昨夜的情绪续上，然后起床写信。信中对文稿一一做了说明，请周斯吉赐教。写毕，又复阅一遍，自觉满意。这才去洗漱、吃迟到的早餐。用餐时胃口大开，仿佛物质要给精神做基础。之后他踱步去了校收发室，将携带的稿件投入政教系的信箱。回到寝室，取了本《古文观止》来读，只觉得思想游移不定，竟读不下去，又换了本通俗杂志翻阅。下午，天下起了细雨。秦手望着天空飘扬的雨线，心里蠕动着去办公室的念头。他预感到周斯吉会把电话打到办公室去。但很快，他把这念头冻结了。他想，即使打来电话也任它去了。他要周斯吉把稿件捎回家去，在夜雨的包围里挑灯细读。只有这样，她才能读懂他体会他。

翌日，秦手早早来到办公室守候周斯吉的电话。由于同事没来，他获得了观察对面楼房的自由。透过老式的多格玻璃，他能远远看见周斯吉进门，端水抹桌，做例行的办公预备。她今天穿了一件浅红坎肩。她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时，就有一片鲜亮的颜色在活泼地游动。后来，她坐了下来，似乎在看书或者看报。这当儿她的手仍不安分，不停地捋着头发。有一次她的手伸向了电话。秦手的呼吸急迫起来。但她把听筒拿起说句什么又放下。实际上她只是接了一个简短的电话。

他收了收心，要求自己坐回桌前看书。看了几页，蠢动的心留守不住，又掉头去看对面楼房。周斯吉仍顽固地保持着静坐的姿势。秦手忽然想，兴许周斯吉想给他打电话，却不知道分机号码。本来这可以查询的，但姑娘有时候就是傻，一门心思等着他的电话。这样一想，便觉得先前的守候全是浪费。他抓起电话，拨号打了过去。听筒里传来清脆的声音，这是他第一次在电话里听到周斯吉讲话。他的心突然平静下来，听见对方问：“喂，你找谁？”秦手说：“找的就是你。我是秦手。”周斯吉笑了，说：“怎么想着把电话打过来？”秦手一惊，问：“收到我的信了吗？”觉得对方迟疑，忙补充道：“我是说我的文稿。”周斯吉“噢”了一声，说：“刚刚送来一个大信封，以为是公文，原来是你的大作，我倒要好好拜读。”秦手想不到这样，心里直骂收发员，又省悟时间差最能产生喜剧效果，以后倒可以用在小说构思上。周斯吉又说：“是小说还是散文？小说我可不读。”秦手忙道：“连散文都算不上，是大学时写的，虽然糙得很，却忍不住想寄给你看。”对方哑笑不语，秦手电话里不会闲话，只好结束说：“那就这样，你先看看吧。”正要挂机，脑袋里埋伏已久的一个念头突然跳起，向对方直追过去，“喂喂，斯吉！”周斯吉说：“又想起了什么？”秦手勇敢地说：“我想请你吃晚饭。”对方明显愣了一下，声音中杂有一丝慌乱：“我晚上还有事……真的真的。”秦手顿时也局促起来，说：“那就算了那就算了。”搁下电话，为最后的唐突懊悔不已。

第二天上午秦手有两节课。上完课回办公室，秦手禁不住又往对面张望。那房间门洞开着，人却不在。秦手有些索

然，正假设着不在的原因，周斯吉进来了，后随着一位女教师。两人坐下，嘻笑着说些什么。秦手等了片刻，心里不耐烦，暗催着那女教师快走。那女教师知趣似的站起身，边说边倒着走了。周斯吉回归了原来的坐姿，双手却捧着脑袋，仿佛在凝思什么。秦手隐隐觉得周斯吉现在状态与自己有关，心里就鼓励她拿起电话。无论如何，看过文稿总该向他说些什么的。这样的判断使他坚持着不把电话打过去。过了半小时，秦手的苦守有了回应，周斯吉拿起电话拨号，同时他的电话铃声响了。秦手冲过去抓起话筒，嘴中口吃地说：“斯吉，你好。”周斯吉“咦”了一声，说：“我还没开口，你就知道是谁，难道你也学会了八卦预测？”秦手一时无从解答，只“嘿嘿”笑着。周斯吉说：“你的大作拜读过了，一句话：正好配合了我的怀旧情绪。”秦手心里被撩拨了一下，听见对方又说，“‘失落但并未被踩脏的青春心地’，‘即使藏着一个重洋，流出来也只是两颗泪珠’，这些词句都可以上歌曲了。”秦手说：“别在电话里把我说感动了。难道你就舍不得当面说我的好话？”周斯吉笑了说：“你是不是又想着请我吃晚饭？”一句话激励了秦手，说：“难道今晚你又不肯赏脸？”周斯吉沉吟着说：“好吧，再不从命就显得我摆架子了。”秦手的快乐从心底蹿到嘴里，说定了时间地点，又突然说：“现在我回答你开始的问题。”周斯吉说：“什么意思？”秦手走到窗前说：“你直着往对面看，看见一个人举着手臂，那就是我。”他举起了手，同时看见周斯吉往这边张望。“你瞧见了么？”秦手电话里问。“我瞧见了。”周斯吉停顿一下，黯然说：“你太投入了，可是不值得。”秦手心里说，怎么不值得可以说值得其所；耳

中听见对方挂了电话。

下午秦手洗了澡，又从寝室的衣服堆里挖掘出一件干净的衣服穿上。约定时间是六点半，他提前半小时就去了。这是一家名为“废都”的餐馆，离校园不远。秦手进去在大厅里拣了一张靠窗的桌子坐下。有侍者过来问：“先生，几位？”秦手不言语，手掌撑出两个指头。侍者把两副餐具相对放好。秦手抚弄着手中雪白浆挺的餐布，又打量着对面暂时无主的餐具，觉得请客的感觉真好。他看一眼窗外，正是下班高峰，街上人车杂乱无序；又一低头，瞥见了餐布上的“废都”字样。他想，废都废都，实则是什么“都废”。又忽然想，他和她都还年轻，却有了怀旧情结；这个发现可到做用餐时的话题。正散乱想着，远远看见周斯吉进了餐厅圆门，秦手心中释然，低眼看表，已过了约定时间十分钟。他微笑着想，好哇，第一次约会就姗姗来迟，待会儿正好找她算账。再抬头时，忽见周斯吉身后紧随着一位年轻男士。秦手吃了一惊，脸上的微笑随之褪色。周斯吉走近了，站定，向身后的小伙子说：“这位就是秦手，我们中文系的才子。”又向秦手介绍说：“他叫巫刚，我的男朋友。”秦手宛如一条活鱼突然被扔进了冰箱，全身速冷并且头脑发蒙。愣怔中巫刚递来一张名片——一家皮件商行副总的头衔。秦手僵撑着说：“请坐请坐。”又机械地点菜要酒，预备的绅士风度藏身匿迹。

周斯吉对眼下局面是预知的，极力周旋缓和。她谈起了秦手的作品，说《没有留言的日子》最好，有民谣风味；《挥别青春》行文飘逸，只是伤感重了些；《家散了》是《挥别青春》的孪生品，但只能勉称及格……这番话本来能承托得秦

手像浇了肥料的植物，挺拔轩昂，现在听在耳里却全走了味儿。秦手终于说：“别埋汰我了，听着让人笑话。”巫刚笑道：“斯吉很少当面说人的好话，她说好就是好了。”巫刚身子强健，性格似乎也爽朗，笑起来牙齿白得晃眼。秦手心里酸楚，禁不住道：“巫先生好像善于人云亦云，就连名字，也学了人家演员的。”说着想辅以俏皮的笑，却不自然。巫刚道：“你还别说，正是这演员的名字吸引着斯吉与我初次见面的。”周斯吉说：“巫刚是半拉子商人，今天拉他来，就是让他接受文化人熏陶的。”秦手羞愤填膺，只不好发作，仰面一笑道：“现在的社会，文人和商人孰轻孰重，还需要掂量吗？！”巫刚安慰地扶持道：“文人做得不迂腐，譬如添些商气，就完满了。”秦手说：“这我可做不来！”一时无话。周斯吉赶紧引导着聊些别的。秦手因为做东，只好坚持着，不然早就借故愤然而去了。

以后几天，秦手陷在失意中。那感觉仿佛购买福利奖券刮出个大奖，前去领奖时却被告知错了一位对奖数字。检讨这些天的作为，不得虚实而蒙头冒进，全是“自作多情”膨胀的结果。周斯吉并未给他可以求爱的信号；她前来赴约，决非让她的商人接受他的教育，而是不点破地制止自己对她的侵扰，这便是行为艺术。可叹自己一个穷书生，下馆子少得连点菜都笨拙，却要撑着做东为一位皮件商斟酒添菜，滑稽得真上档次。秦手把自己扔在床上，睡睡想想，过了一天两夜。第三天因为要上课，勉强起床。一照镜子，除眼皮浮肿外，其他部位更显削瘦。他想，罢了罢了，春恨秋悲皆自惹，再做书匠寡心人。便夹了教本慢慢踱步去教室。又过一天，得

了一个出短差机会，车颠声扰，跑腿费舌，缓解了他的懊恼。再回到学校，心情似乎回复如常了。

但事情并未结束。这天秦手上完课出大楼，迎面遇到刘忠实。刘忠实一见他，脸色涂上了诡秘，拽他到一旁僻静处。秦手诧异着，见刘忠实说：“那天我给你做预测，断言你正在恋爱，却没想到你追的是周斯吉。”秦手脑袋“嗡”了一声，怔怔说不出话。刘忠实又说，“周斯吉都在筹备婚事了，要知道你瞅上她，当时我就伸出手臂制止，免得你老兄出以后的洋相。”秦手顿足道：“我出什么洋相了？你倒听谁乱嚼舌头？”刘忠实坦白地说：“这种事传扬得最快，谁听了都当做典故，恨不能交流出去。”秦手气急地说：“大学也这么无聊，再找不到一块清静地方了！”说着撇下刘忠实走了。回到寝室，他把教本甩在桌上，思想开始在泥潭里扑打。按理说，他和周斯吉交往中的求爱和婉拒，恰如气功师之间的进击和防御，只有当事人心照不宣。表面的行为只是递送稿子、打电话、约请吃饭等事实，并无感情进退的影子。这种事周斯吉不说出去，旁人何以知晓。这周斯吉怎么能这样！原来还指望她用有分寸的温和给自己一点安慰，不想把自己当做一只赶走的狗，顺便还踹上一脚。难道她想用未婚夫之外的男人求爱来抬高身价，使自己的爱情简历在结婚时不止一行？如果是这样，扫脸面的只有他。过不了多久，校园里就会流传着一个经过加工改造的求爱故事。

第二天有两节写作课。秦手授课时心不在焉，讲了些文章的主题、切入点和语境后，便布置学生限时写一篇短文或诗歌。这是他上课时松懈自己的惯用方法。趁了这机会，他

的脑子也开始构思如何限制那传言蔓延的办法，想来想去，竟是无计可施。不多时，有学生顺利写完作业，并且举手要求宣读。秦手看那男生亢奋蠢动的样子，想必有得意之作，便应允了。那男生站起来高高大大，朗声念读一首题为《致某老师》的诗：

你占有一副造型瘦弱的身躯，
瘦弱的身躯内有丰富的情涛。
在求爱失败的日子里，
不要只把羞愧收藏发酵。
老师，你可以在细雨中呼喊：
爱过一次才最为重要！

满教室的学生停笔倾听，神色冲动。那男生还想念第二段，秦手一声断喝：“够了！”才止住了激情表演。这时学生们都看见，他们的老师脸色苍白凄怆，活像一位流放归来的哲人，禁不住要替他怜惜。

秦手下课往回走的路上，脑中滋长出一个粗鲁的念头：既然流传得连学生都知道了，还有什么限制蔓延可言！可行的办法就是报复，回送她一份羞辱！回到寝室，执笔斟酌，撕扯了三四张纸，写成一封信：

斯吉：

餐馆一别，以为情意已经了结。不想心底的伤痛，一天也不忘提醒我对你的思恋。我觉得情火渐

渐的要把我烤坏，我已无法自救了，只有你能把我的火焰浇灭！我不管你什么结婚不结婚，爱是不设前提条件的。我可以在细雨中呼叫：爱过一次才最为重要！今天，走投无路的我第一千次坦白：原来我那么的想见你！我恳请你明天晚上六时半再赴“废都”餐馆老地方见我。别偕那商人来。给我一次机会！

秦手写毕，呆了半晌，觉得情话太容易制造了。又想，情话再浓，只有引了她去，文笔才算达标。携信出门至校收发室，投了信箱。以后的一天半，他多在对周斯吉阅信后态度的猜想中愉快度过。第二天傍晚，先是一阵暴雨，又过渡为微雨，持续不停。秦手呆在寝室里起了恐慌，担心这细雨会减弱周斯吉前去赴约的决心，成了一个天上掉下来的借口。旋即，又自我否定道，既然他在细雨中呼喊，她怎么能硬着心不从召唤？！没准儿她还会从细雨的诗化中领取情意呢。这样一想，笑意爬上了他瘦削的脸庞。按他的导演设计，现在周斯吉应该打伞走在路上；她到了“废都”餐馆，抬头望一眼霓虹店牌，走了进去；她在偌大的餐厅里搜视一遍，未见到他，就在前次靠窗的桌子前坐下；她望着窗外淅沥丝雨，心情变得柔和；她一边回味他的信，一边微笑着准备给他一些慰情，这种心绪随着等待时间的推移变得松散不安，仿佛拧紧的钟弦慢慢松懈；服务小姐在她旁边走来走去，热情换成了猜疑；她忽然意识到他不会来了，自己走进了一个圈套；最后她站起来悻悻走了。该生活片断因为经典从此载入校史。

秦手在房间呆到天大黑，才记起还没吃晚饭。此刻他有胜利后的疲乏，觉得应该犒劳自己。他离开房间，打伞出校门走到街上。本来也可以找间邻近小店的，但不知不觉走在了去“废都”的方向。雨仍下着，没有减势的意思，把街灯卷进了朦胧中。望见“废都”餐馆时，他有些发怔，觉得快乐比预想的要虚空。他决定到“废都”对面的夜市排档小饮一番。

他走到路中，站在人行斑马线旁，看着汽车们不让人地来回穿梭。好不容易瞅个空快步过去，至路中，一辆载重货车射着灯柱奔来，气汹汹的要抢在他前头通过。他暗骂一声，欲后退一步，不想脚下打滑屁股着地。刹那间，他手里仍攥着雨伞，右脚却伸了出去，恰如一个足球抢堵动作。随之，他看见货车弹跳一下，又听见自己一声失控的惨叫。这声惨叫把他吓坏了，一时觉得自己应该昏过去，但是没有，惊呆中他去想一件应该做的事，等觉悟过来去看货车牌照，那货车已疾驶远去……

三

秦手躺在病床上，看见自己的右踝部没有被打上右膏，心里长出惊慌，觉得是放弃挽救的表现。疼痛没有影响他的判断力，随后进来的医生证明了这一点。医生坦白告诉他，此属踝部旋前外旋型粉碎性骨折，软组织碾挫严重，血管损伤已无法修补，无奈的办法就是截肢。秦手瞪着医生，身上的热气一点点泄漏出去。医生停顿一下说，截肢的部位在胫骨

和腓骨的下端。他抬起自己的脚比画一下，去掉了整个踝部。“这叫塞姆氏截肢法。”医生对着一位懦弱的教师，格外耐心说：“塞姆，S—Y—M—E，Syme。”秦手闭上眼睛，把自己装入黑暗中，想：Syme，杀 me，真不如杀了我吧，全面肢解了我吧。

但与整个生命相比，截掉一个踝部只是局部损失。理智很容易战胜不妥协精神。秦手躺在推车上被推进了手术室，三个小时后又推了出来，他从麻醉状态中苏醒，一弹眼见到了周斯吉的头像。他以为是幻觉，又合上眼，但手掌随即被一只柔软的手握住了。他一使劲甩了那手，同时睁眼看到手的主人周斯吉在望着自己。在她的旁边，还有系主任等诸同事。他们的眼里全是同情。秦手知道他们是慰问来了，慰问一位昨天还趾高气扬、自视才高的同事。秦手的目光黯然飘过他们的脸，落在自己手术后的脚上。在那里，夹板裹着他的小腿，留出了一个可怕的空位，仿佛忽然一个丧权条约，一块土地被割裂了出去。秦手鼻子一酸，泪水盈出眼眶。系主任忙说：“不相信眼泪，不相信眼泪。”也禁不住地想流泪。秦手镇定住自己，说：“我的课是没法上了，得找人代。”系主任的眼泪一下子流了出来，说：“你看看你看看，现在还说这个，现在还说这个。”

系主任一干人走后，周斯吉留了下来。秦手疲乏得已无余力与她周旋，恨不得撵了她走。周斯吉说：“我知道你现在不乐意见我，可你得有人照料呀。”秦手争气道：“我就是这样了，心里还是烦别人的怜悯。”“你错了，我在怜悯我自己。”周斯吉凄然说，“整整一天，我的脑子乱成一团麻。我许多想

法中的一个就是假如我准时赴约，你会躺在这儿吗？我想出一百个理由试图去否定我的失约和你的车祸之间的联系，可是没有成功。”

秦手心里掠过一阵慌。他明白她想岔了。正如他以为她会欣然赴约一样，她也想象他坐在餐厅里久候不遇，失意中走出“废都”，恍恍惚惚地过马路，汽车撞来时脑子里还驻留着她的形象。秦手长叹一声，内心空悠得仿佛也被切除了一块。周斯吉说：“我知道现在说这些没啥意思，可我忍不住还是说了。”秦手累乏地闭眼说：“谈点别的吧，要么干脆闭口都不说。”周斯吉还是要说：“你告诉你父母了吗？”秦手的父母在外省的一个县城，他们要求儿子每月写一封家书。秦手想一想说：“我一时不告诉他们。我是独生子，见我这样，他们的心会撕成片儿。”周斯吉说：“其实你也没什么，过几个月装上义肢，你照样可以写文章授大课，谁也不会轻视了你。”秦手说：“如果光听你的声音，我会认为是嘲讽。”周斯吉说：“那你张开瞧一眼吧。”秦手真的睁开了眼。他看见她的眼睛里浮闪着泪花。

以后周斯吉每天傍晚来。来后必先到值班医生处询问一番，再返回帮他掖被揉腿、端倒便壶。起始秦手还想守住君子之风，即不让她倒便壶，更不想在她面前用便壶。虽隔着一层被，但便时的丑恶造型一望而知，他对她都是尴尬。于是憋着，常憋出一身汗，最后被周斯吉看破形势。周斯吉说：“你怎么这样！这时候了还要君子。”取过便壶递上，脸却兀自红了。秦手把便壶塞进被窝安装好，一泻而快，但脸上沾着难受的表情，别了头不忍心与周斯吉照面。如此进行了几

次，双方的态度才自如起来。把杂事料理完，周斯吉就坐着与秦手闲话。闲话没有主题。周斯吉说：“你手术前那一刻都想些什么呢？”秦手说：“我在数头顶的无影灯，数了几遍，才弄清是十二盏。”周斯吉说：“你的数学似乎很差，对数字不敏感。”秦手点头说：“我老记不住电话号码。”周斯吉说：“电话号码无所谓，那辆车牌号没记住真是可惜了。”又有一次，周斯吉认真地说：“你那封邀约信其实让我感动，可我不能去。不然我算什么呀！”秦手想不到她会说这个，说：“你不不去是对的。”周斯吉问：“你现在是拿这话安慰我还是设身处地替我想了？”秦手无从回答，做默默无言状。周斯吉笑着说：“知道信中哪句话把我感动了吗？”秦手惶然道：“哪句？”周斯吉说：“你说你可以在细雨中呼喊：爱过一次才最为重要！”秦手脸上推出红色，心中却气馁地想，原来打动她的竟是学生的两句，而学生又借了余华的一句。又想，即使感动了她又有何用，如果不是车祸，他设计的场景就是一个失控的舞台，打出主演名字，锣鼓一响，却不会有演员上场。这时的秦手倒忽略了原来的圈套初衷，假戏真唱他为不能吸引周斯吉赴约而抱憾。

下次周斯吉来，带了一束花。花色是粉红的，她的脸却透着惨白。秦手看着她忙这忙那，忍不住说：“今天你的脸色不太好看。”周斯吉说是吗，一边从坤包中取出一个小圆镜来看，看了半晌叹气道：“我好像忘了化妆。”秦手说：“你没有忘了化妆，是你的神情给人惨白之感。”周斯吉一笑：“你观察得真文学。”取了他的换洗衣服去盥洗室。秦手的脑子便闲不住，想这些大周斯吉尽往医院跑，自然撤销了与巫刚的幽

会，那皮件商涵养再好，免不了也要吃醋，最后发生冲突。再说那巫刚身材高大，心地怎的狭小，就不能认为女友真心帮人一把。一边想着，忽然自觉惭愧，记起这些天允许周斯吉为自己料理，实有骗取之嫌。待周斯吉洗衣回来，秦手追问道：“今天一定发生了些什么！是因为巫刚吗？”周斯吉想了想，坐下说：“跟你讲了吧，本来再过半个月，我们便要举行婚礼了。”秦手沉吟一下道：“你是说现在推迟婚期了？就为了我？”周斯吉摇摇头，缓缓说：“不是推迟婚期。我跟巫刚说了，咱们好聚好散。”如果不是残脚妨碍的话，秦手保准直跳起来。他僵紧身子，讷讷说不出话来，心里却挤出一个声音来：把那封信的真相告诉了她，把车祸的原因告诉了她，别让她为美丽的谎言改变自己。但马上另有声音抵抗道：要说早就说了，现在如何解说得清楚；真说清楚了，自己成了什么了。内心的斗争使他外形变态，脸上一阵阵发烧。周斯吉强笑道：“秦手你激动了！你是替我高兴还是难过？”秦手这时真的觉得自己可鄙可贱，哀然说：“我对不住你！”“你别这样。”周斯吉说，“每个人都有再选择的权力，我和巫刚是商量着解决的，两个人都挺平静。”“你不可能平静！”秦手说：“你的心情已经写在脸上了。”周斯吉愣了愣，两眼泪水潮起，控制住不掉下来，又退不回去，只波闪着光亮。秦手不忍看，低了头说：“你这样做接下来想干什么？”周斯吉说：“你知道我要干什么！”秦手抬起头斩钉截铁道：“我不需要你的同情，你也不亏欠我什么！”“不！别把我想得太功利。”周斯吉说，“如果不是认识你，我永远不相信眼下的社会还有……还有戴望舒式的感情。”秦手一激灵，眼前飘来一位撑着纸雨伞的人，

他静静走着，眼中满装着讥嘲。秦手懊丧地说：“斯吉，我是个俗人。”周斯吉伸手捋一下他的头发，不再吭声。她苍白的脸庞涂上了一层柔情。

打这以后，秦手和周斯吉的关系便如瓷缸溢出来的水流，虽不澎湃，却越淌越远。秦手生活上渐能自理，精神上却越发依赖周斯吉了。一天不见她，便觉得日子被打进一颗子弹，每个小时都是难挨的时刻。两人在一起的时候，虽然都自制着，言语和动作却分明添了亲昵。如果不是警戒着同室病友的窥视，他们保不准会突然扔掉坚持着的尊严。

同室的两位病友都是腿骨折。年纪大些的年轻时业余出演过《白毛女》中的大春，年少的显然是泡“三陪女”的里手，所以他们的话题总在白毛女和三陪女间轮回。秦手开始还参与评点，渐渐便烦了。他增加了拄着拐杖散步的时间。尤其在傍晚，他一拐一拐下楼，坐在医院大院小花园的一块假山石上。天已渐热，上空有白云缓缓飘移，空气中游走着不同于病房的清爽气息。秦手坐在那儿，一边天南海北地想些什么，一边巴望着周斯吉从大门口走来。有时未等到周斯吉，却看见救护车呼啸着开进，车上下来血迹斑斑的伤员和慌里慌张的亲友。没有比以安宁心清静观生命的抢救更奇妙了。晚上，秦手就到住院部的电视室看电视。他喜欢看体育节目和文艺节目，更多的病员则选择冗长庸俗的香港电视剧。病员无贵贱之分，最容易民主，秦手只好在港式国语的发嗲声中拐回病房。

秦手的截肢面愈合得不错。夏天接近尾声的时候，他的伤残部装上了义肢。先在医生指导下练习迈步，后在周斯吉

搀扶下慢走。伤口疼痛是难免的，但他的心情正好相反。他觉得自己在一天天走向正常的生活。一天晚上，一弯新月分外的好。秦手随周斯吉在楼下院子里练步。秦手蹒跚着往前走，周斯吉在前面倒退着卫护。月的淡光投在周斯吉的脸上，柔和清澈，静定的神态中有眼波活泼地闪动。秦手有些呆怔，脚一歪，身子前倾差点摔倒。周斯吉一伸手护住了他。他身体慢慢下滑，猛地紧紧抱住她的双腿。周斯吉诧异着，托起他的下颌。她看见一张噙着泪水、充满感动的脸。

秋季开学不久，秦手出现在校园里。以前他的步幅不大，经常踉踉而行的样子。现在他的步幅更小了，显出左右缓缓的摆动。但他脸上很悠然，多了劫后复出的成熟做派。授课时，他站在讲台上，翻开讲本，却从来不看，径自娓娓道来，与以前没有区别。不同的是多了一番学院外经历，便时不时拈来些鲜活材料插入，譬如白毛女和“三陪女”的点评，惹得学生们笑。后来有学生发现，秦老师之所以神采依旧，并非“身残志不残”的教导支撑着，而是爱情神剂滋润了他。学生拿这发现向别的老师侧问，被得到证实。证实后的爱情故事加剧了学生中的恋爱趋势，成为男生向女生说明求爱理由时要举的现实例子。

冬至前一天，秦手和周斯吉举行了婚礼。婚礼由周斯吉的娘家亲友主控操办，在新郎新娘的要求下，减少了好些繁礼缛节。婚宴之夜，秦手在许多人的簇拥下走来走去，脑子乱糟糟的，只留下一个牢固的概念：新娘化妆得非常出色！因为无新房，他们的婚房暂时安置在秦手那间单身寝室里。这方便了同事们的祝贺。婚后几天，来访道喜的同事三五不断。

刘忠实来时，不放过利用这场合向其他老师推销他的预测术。他说：“我测断秦手车祸能化凶为吉，可不知道什么是凶什么是吉，原来如此。”

四

周斯吉的肚子不可遏制地隆了起来。婚前她很丰满，整个身子膨胀着弹性，现在则抽条了，仿佛把储存的精力和脂肪都调拨给了腹部。她仍上着班，但做事效率明显降了下来。从前她说电话的声音清脆而快捷，让人联想到放飞鸽扑腾着出去，眼下对方只能紧贴话筒凝听她的呢喃了。下班回家的路上，她鼓着肚子，双臂无序地荡来荡去，双脚则卖力地蹭前蹭后，有如一只被人踩了一脚的蟑螂。但这种形体变化的难堪被孕育生命的喜悦掩盖了。周斯吉想象着一个小生命在腹中安适地成长，还时不时调皮地要跟妈妈对话。她把这种感觉告诉秦手，秦手说：“对话什么呀，他没事干了就尿你一肚子。”周斯吉笑，又催促丈夫起个名字。秦手制作名字不止十天半月了，既要考虑字义，说得起典故出处，又要顾及音韵，叫起来上口，还不让别人谐音唤了小丑。想来想去没个结果，又拿了字典乱翻，也拣不出中意的字来，这才知道取名是门学问，不比炮制文章容易。现在受妻子启发，秦手忽然拍手说：“名字有了，对话对话，就叫秦话吧。男孩女孩都合适，一般还不跟别人重名。”周斯吉想一想，也觉得挺好。当下两个人练习着唤了几遍，更觉顺溜了。以后秦手就经常抚摸着妻子肚子与秦话聊上几句，总的意思是一切准备就绪，

邀请儿子或女儿及时出来。

进入农历八月，周斯吉的肚子变得滚圆。中秋之夜，夫妻俩坐在学校草坪上赏月。秦手把圆月比成孕妇的肚子，只有待论证里面有无生命。正说笑着，周斯吉感到腹部一阵由远而近的疼痛，忽然慌了，捧着肚子巴望着丈夫。秦手明白了什么，来不及返回宿舍，一颠一拐跑出校门叫出租车。到医院，周斯吉进产科检查室检查，却不再出来。只出来一位护士说：“这么晚才来，羊水都破了，得用产钳。”她的话简洁明了，但不能提示秦手眼下能做点什么。后来护士递上一张产钳使用单让他签名，他马上签了。签毕再看内容，上面假设的恶果把他吓得不再安定。他在候产室里坐下站起，想找一件具体的事情来干。这当儿一阵痛叫从产房内隐隐传来，一下子提醒了秦手。他扑到产房区门口要推门过去，被护士挡住了。他说：“这是我妻子在叫！”护士说：“生孩子总要叫的。”他瞪大眼睛说：“她叫得很痛苦！”护士没好气地说：“这里的叫都是痛苦的。”秦手不再与她理论，一把推开门闯进去。护士又惊又急，拽住他的手臂，被挡了回来。他气势汹汹，朝发出痛叫的分娩室走去；走近门边，里面突然甩出一声爆破般的尖叫。他脚一软，身子撞进了门。他看到妻子躺在产台上一边喘着气，一边惊魂未定地瞪着自己。他的心少跳了一秒钟，然后听到一声嘹亮的啼哭，同时瞧见妻子脸庞换上了苍白但胜利的微笑。这时那护士呵斥着追进来，让她发愣的是刚才凶相毕露的男人向她腼腆地憨笑。

一周后，周斯吉出院住到了娘家。娘家房子也小，不能同时接收秦手。秦手就仍然住在学校里，每隔几天去看一回

母子。每回去时，总很激情，脑子里布满儿子的喜怒哀乐。而儿子每回总给他新感觉，把他留存的印象一次次淘汰。从出生时的模糊一团，进化成人的模样，再学会用眼睛瞧人，然后一天又浮现了笑容……秦手简直觉得自己从头又活一次。周斯吉还发明了新的哺育手段，即在儿子哭闹时，就给他戴上耳机，让儿子在音乐的聆听中安静下来。每看到这一情景，秦手便有一种奇妙的感觉，觉得儿子将来准很艺术。但周斯吉没有让丈夫盲目地乐观下去，她提醒他应该马上找学校要房子，现有的单房是容纳不下猛增的生活内容包括雇请保姆的。秦手如梦方醒，第二天就找了系主任。系主任是位浪漫主义者，在艺术观上和爱情观上均是如此。他平常最恨生活琐事，认为这是总务处那些艺术盲们要忙的活儿。现在面对房子问题，只好两手一摊说：“一、我不是总务处，没有分房子的权利。二、总务处好像也没房子。”秦手见系主任这样的态度就想发急，只是碍于他曾在医院替自己流过眼泪，一时抹不下脸。系主任倒不乏想像力，见下属急不成言的样子，替他出主意道：“有一次开会听外语系老叶说起，他们系有位青年教师要调出。他就住在单身宿舍，若调成了，我跟总务处说说让他的那间房子归了你。”单身宿舍虽不理想，但宛如情急之中购得一张无座车票，总归是上了路。秦手忙去打听，果然斜对门有一教师要调往外贸公司，单位都联系妥了。从此秦手整日紧张着，恨不能替身帮他跑手续。过些日子，又传来消息说，那老师不调了，原因是和一位大款女儿处了对象，大款女儿看中的恰是大学教师的品牌。之后，消息不断变换着：那教师与女友吹了；那教师与女友又和好了……逗弄得

秦手兴致大减，淡灭了获取的念头。

春季开学，系里催促周斯吉上班。夫妻俩商议再三，决定从娘家撤回，雇一位老保姆。房子太小只好将就，让保姆睡地铺，大不了每天铺展收拢一番。于是到处打听物色，不久就有同事推荐了一位乡下远亲来。周斯吉见她面目慈和，衣着干净，颇为中意。试用几天，才发现老保姆手脚麻利，思想混沌，不是农村常见的那种精明女人。但不精明也有好处，至少容易控制。自此四口人在狭小空间紧凑生活。开始秦手不习惯。暗叹“床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尤其夜里向妻子勾搭，往往被挡回，勃发的情欲真个走投无路。不久，此类不满被儿子的骚扰所淹没。几乎每天，儿子或尿床，或哭叫，或瞪大眼睛玩耍，把完整的夜搅得支离破碎。秦手忍无可忍，将床上的睡位让给保姆，自己躲到房间一隅的地铺，从此可以睡个囫圇觉。这种生活秩序刚建起，又发生一件不愉快的事。一天上午起床，秦手去公共盥洗室漱洗，发现牙刷已濡湿。漱洗过回来对周斯吉说：“我看你生了孩子丢了记性，怎么乱用我的牙刷。”周斯吉说：“我还没刷呢，怎么乱用。”秦手一惊，攥着牙刷问保姆，“你刷的是这支吗？”保姆点点头。秦手忙问：“这些天你一直用的这支？”保姆惶然说：“是你要我刷牙的。”秦手怒斥道：“不是不让你用，让你用的是灰颜色的那支。”一边想着这些天不知接受了她口中多少的浊物，恶心得直要呕吐。以后观察老保姆，错误众多，不是将味精使做盐，就是把馊饭拌进鲜饭里，有一次甚至把擦地布当成了抹桌布。秦手对妻子说：“不能用她了。别的无所谓，只怕在孩子身上弄错了什么。”周斯吉叹气说：“我也不是没

想过，我还想最好雇个年轻的，脑子活络些，对儿子教育也有好处。可咱这房子不允许这样做呀。”秦手想一想说：“就按你想的做，我睡办公室去。”周斯吉慌道：“那怎么成！”秦手说：“临时的嘛，又不是分居。”于是打发掉老保姆，从保姆介绍所招来位年轻的。

此后秦手每天夜晚去办公室，早上回来。懒觉的爱好从此取消，与妻子做爱也仿佛偷情。每隔几天，等傍晚时分小保姆抱着孩子去校园里转悠，夫妻俩慌忙搂成一团，又计算着保姆要回来，就精减去调情部分，急冲冲直捣主题。结果效率提高了，快感则大打折扣。好在儿子一日日成长，弥补了一切。秦手还特地买来一只相机，隔十天半月就给儿子照上几张。一天晚饭时小保姆唠叨说：“小秦话长了个儿也长了脾气，不爱搭理人。”秦手心想一定是你招惹了孩子什么，幼儿也有爱憎倾向的。嘴里不说出来。次日秦手下课回家，见儿子爬在床上玩，便唤秦话秦话。儿子不回应他，等他凑到跟前，才兴奋地扑过来。秦手记起昨天保姆的话，心中疑惑，跟周斯吉说了。周斯吉不以为然，但还是撇下活计躲到儿子身后唤了几声，真的没得响应。又提高声音试一次，仍是如此。夫妻们诧异着，想起以前似乎也有同样情形，只是忽略掉了。忙问保姆，小孩子是不是都这样。小保姆不以为问得幼稚，坦白说：“以前带过一个，不是这样的。我来了就觉得小秦话不一样，只不好说。”夫妻俩的心一并沉下去，脑中却浮起些可怕猜疑，相互不敢说。是夜，两人都睡不踏实。

第二天夫妇俩携儿子去医院五官科。怕医生查得粗糙，还找熟人索要了字条。轮到门诊时，秦手忙将病历字条一起递

上。那医生五十开外，微秃整洁的头发，让人觉得权威。他看过病历字条，一边询问，一边戴上镜灯往秦话耳朵里探视一番，然后吩咐将孩子弄睡。夫妇俩不明就里，赶紧照办。这时小秦话来到新鲜环境，眼珠滴溜溜地乱转，哪有要睡的样子。周斯吉忙抱去屋外拍打，好不容易才哄睡。睡着的秦话鲜嫩饱满，模样撩人，医生端详一回，叹口气，让放在检台上。他取来一个脸盆一个敲槌，凑近秦话耳边敲打。开始还敲一下，瞧一眼孩子的反应；后来愈敲愈急，声音愈大。小秦话睡得香甜，不为所动。医生忽然止了，转向满脸恐惧的两位大学教师，斟酌着说：“这音量至少有 120 分贝，看来你们的孩子是听不到生活中任何声音了，包括打雷。”秦手保持镇定的想法一下子崩溃了，脸色刷白，脑子一片混乱。同时他看到妻子的牙齿剧烈地碰撞，脸上滑下泪水来。显然她控制不住自己。之后医生按部就班开出单子，让接受纳音测听一类的检查。秦手明白，这些检查不再是复活希望，而是给儿子的耳聋罗列科学确凿的数据。回家路上，他翻开病历，上面写道：该患儿听力极度损失，系一级耳聋，疑为后天器质性耳聋，病因待查。

经过白天的打击，一家人疲软得早早便睡了。秦手躺在办公室里桌子拼凑的床上，散乱的思想拼凑不起来。白天一直被惊慌笼罩着，痛苦得模糊，现在静寂下来，那痛苦便虫子似的纷纷从泥土中探出头，一口一口咬嚼他的神经。在今天以前，儿子还是一轮太阳，照耀着一家人的前景。这前景亮丽莫测，给人想象和设计的乐趣。眼下天地忽然变了样，从此让儿子在一个不大明白的世界里生活。而这变故的原因，竟

藏在“后天”两个字里。儿子的后天，不过是九个月的历程。这历程太短了，即使是隐蔽的隧道，往里探摸也很浅近。秦手躺在黑暗中，一遍遍翻阅儿子的过去。最后他想到，失误只能发生在两个情节上：产钳或老保姆。秦话出生时，脑袋上凸起一个疙瘩。问医生，答说是产钳使的，自然会消退。过不多久，果然消失，便不在意。现在追想起来，那产钳未必没有其他的隐性恶果，只是这恶果当时连医生也不一定知道。至于老保姆，她的糊涂行为太多了，保不准把什么错误犯在了儿子耳朵上。这一夜，秦手把这些无法证实的失误收拢起，左思右想，一会儿认为确凿，一会儿又觉得有破绽，把自己折腾得辛苦。而这辛苦不仅不能削弱痛苦，反而在痛苦中添加了悔恨和自责。

翌日一早秦手回家，见周斯吉脸面灰暗，想必也是一夜没睡好。几次要向她提及昨夜的想法，总觉得没劲，因为这时对原因的过多探究更显出对结果的无奈。周斯吉的想法现实得多，她打算独自带儿子去上海再诊查一次，明天就启程。秦手说要去一块去。其实他明白，自己在市内还可以骑车，出远门则大大不便，反容易成累赘。周斯吉否定说，我一个人能行，还可能省下些钱。她的话不仅是维护丈夫的自尊，也是实言。经过结婚和孩子生产，他们的积蓄所剩无多，不能不抠着用。夫妻俩又商量，辞掉保姆。这小保姆发现了孩子病情却使自己失了业，让人同情，虽然才月中，也给足满月工资。当日周斯吉向系里递了假条。

第二天周斯吉携儿子登上去上海的轮船。秦手暂时恢复了单身身份，却再无单身的快乐。他衣着上不再讲究整洁，头

发也走了形；上课时无精打采，内容总欠丰富，常在下课铃响前空出一片无话可说的富余时间。于是惹得一些学生想，莫非婚姻真是围城，看着欢心，走进去才知晓折磨人。他们不知道，他们的老师此刻正经历着心灵的旅行。他的讲课和吃饭睡觉都被一丝无望的希冀牵引着，仿佛落榜学生对录取线下降的企望。

五

半月后，即在学校放暑假的当天，周斯吉母子裹着风尘回来了。奇迹没有发生，秦手从妻子的脸上一眼看出复诊结果来。但周斯吉也捎回了医治的决心。在上海返回的轮船上，同舱一位农妇出于同情，述说了村里一个男孩被毒蛇咬聋后又被中药治愈的故事。这故事带有传说色彩，却把周斯吉的心撩拨了一下。她继而想起小学时读过的一篇题为《千年铁树开了花》的记述医治聋哑人的课文。她把这篇课文说给秦手时，他同样记了起来。

在最炎热的日子里，夫妻俩开始了求医的奔波。他们先找到城东的一位名中医。这位名中医认为耳聋与外感六淫即风寒暑湿燥火有关，所以要疏风，祛寒，驱暑，化湿，润燥，泄火，据此开出一副处方来。回到家，周斯吉暗疑名医的解说偏离中心，距耳聋太远；拿处方同先前的感冒处方一对照，竟有五六味相同，当下心中犹豫，觉得个体医生未必妥当。过一日，他们前往市中医院，挂号到一位主任医师名下。这医生显然不俗，等诊的病号很多。好不容易轮到了，只见他态

度僵硬，把脉查询过一遍，开出一方，淡淡地说：“这是补阳还五汤，拿去试试吧。”周斯吉再问什么，他便不耐烦说，“这是气滞血淤嘛，经络血脉不能畅通嘛。”出了房门，周斯吉信服地说：“话在精不在多，真正的名医态度总不太好。”秦手说：“兴许是医院体制培养的呢。”随即按医嘱抓了十服药回家。自此，他们的房间每天弥漫着中药气味，即使门窗大开也挥之不去。每回给小秦话喂药，更是一次战役。小家伙对喂药渐渐形成条件反射，一见盛药的木碗就扭头挣扎，嘴巴紧闭。秦手一手搂实儿子手脚，一手紧捏他的鼻子；周斯吉则扒开他的嘴巴，用勺儿往里灌药。灌三四勺，就松开让儿子缓气。这时儿子便悲愤地大张小口，把心底的哭泣调动、膨胀，过三五秒钟，才发出爆裂的嚎声。秦手安慰说：“良药苦口良药苦口。”一边求乞地望向妻子。周斯吉呵斥道：“看我干吗？再喝！”又束缚住儿子强行灌输。一番下来，三个人都满头大汗。十天过去，周斯吉又去医院抓回十服药。有了这些药包的援助，他们可以维持住依稀的希望，总觉得医治的工作在进行着，仿佛当年秦手投稿，未收到退稿信就意味着文章还在编辑部里行走，指望未断。在这样的心境中，夫妻俩都不愿意相信常识的理智，隔几天，就在小秦话背后呼唤几声或拍掌几下。天气还大热着，小秦话躺在床上熟睡，秦手坐在一旁打扇，扇着扇着，就忍不住低头呼叫，暗盼着儿子突然惊醒。似乎是对父母苦心的回报，小秦话长得愈发丰润白胖，活泼聪颖。他在房间里上爬下滚，把物具摆放的秩序一一打乱。他与父母游戏时，时而咧嘴大笑，时而幼稚地狡猾，总引得父母投入地笑。晚上看电视，小秦话对活动的

图像大为好奇。每当广告节目，他凝固了手脚动作，瞪大眼睛静看；看到兴趣处，手脚突然运动起来，原来是学仿图像人物。这时夫妻俩不语，心里均伤心地想：要是他能听到电视的解说声音该多好。

一天，周斯吉外出归来兴奋地说：“有人给介绍了一位气功师，说是能治儿子这种病。”秦手一听就觉得玄虚，揭示说：“怕是包装过的圈套吧，现在报刊上可时不时抖搂出伪气功。”周斯吉说：“我跑去瞧过了，房间挂满锦旗，还有应邀去日本表演的照片。让这样的人骗一把也值了。”秦手说：“那中药还用不用？总不能半途而废。”周斯吉显然已对中药失去兴趣，说：“双管齐下嘛。以后你在家熬药，每天上午我驮着儿子去。”由于天热，近日秦手的伤残部位被义肢硌得生痛，所以只好依妻子的安排，说：“现在的天气跑来跑去真够呛，要去早点儿去。”周斯吉笑：“你这是心痛我还是心痛儿子？”秦手说：“这话还不如变成：如果儿子的病真有起色，是归功于中药还是气功？”一番话说得两人心情舒畅。第二天吃过早饭，周斯吉将儿子搁在自行车座椅里，戴上阳帽，便出发了。秦手在家候着，看时间差不多了，把药熬好。又等片刻，才将妻儿等回。秦手问：“怎么这样费时间？”周斯吉疲乏地说：“想不到治病的人挺多，气功师一天只做十位，我差点轮不上，好说歹说才给做了，还叮嘱以后早点去。”秦手说：“他还挺牛的。不知效果怎么样？”周斯吉说：“做一次谈什么效果，就见小秦话在哭。”秦手说：“那准是让气功师的动作给吓的，并非感受到什么真气。”周斯吉：“我看倒挺像的。他还让我在家里做配合按摩。”说着忍不住要演练，将掌心相对摩擦发热，

再按压儿子的耳廓耳屏，弄得小秦话神色大变，嘴一扁做欲哭状。下一天一家人起得更早。周斯吉走后，秦手一看表，恰七时正。不多久周斯吉回来，嘴中说明天还得早。秦手诧异，等着妻子解说。果然周斯吉认真地说：“气功师一上午发功十次，功力是逐次递减的。我要让儿子赶上头一功，效果才会好。”秦手惊道：“这怎么起得来，又不是一天两天的。”周斯吉说：“权当晨练吧。”秦手说：“儿子可不要晨练，他要睡觉。”周斯吉叹口气说：“把怜爱收一收，让他回来再补觉吧。”以后每天天刚亮，母子俩便惶惶起床。周斯吉怕儿子路上瞌睡，就在座椅上绑上布绳。儿子对时间秩序的一再更改不很习惯，就用哭声来表示抗议。于是秦手每天凌晨躺在床上，听着哭声渐去渐远；一小时后，又看着妻儿俩汗涔涔地回来。面对这样的日子，周斯吉的神情不屈不挠，表现出经得起岁月考验的气派。半个多月后，一家人去了趟周斯吉的娘家。周母对小外孙的黯淡面容感到不安，听女儿提起气功师，竟用不屑的语气说：“他，我认识，八年前还是一位加油站的杂工。”周斯吉不认为气功师的前身就不能是加油工，但信心明显受到打击。此后她的早起有些勉强，遇上下雨什么的，即成为滞留不去的借口。

然而周斯吉不准备让自己松懈下来。一天她在报上看到针灸治疗的广告，忽然觉悟道：“我怎么没想到这个呢？！《千年铁树开了花》讲的就是针灸治聋的事儿。”秦手取过广告来看，还未研读完，周斯吉已穿好衣服出门。一个小时后，她带回了用针灸替代气功的决定。她说：“那针灸师是位退休老军医呢。”秦手对妻子的执拗已失去劝阻的热情，只是凭经验

说：“扎针时得认准老军医，别给他的徒弟当了试验品。”自此周斯吉开始新一轮的奔波。他们屋子又充斥着针灸的话题。每次治疗回来，秦手都往儿子耳朵周围查视一番；那区域布满了针灸后的红点，让他心痛不已。周斯吉却不为所动，她的执著劲头甚至让秦手发生错觉，觉得是气急败坏的赌徒态度。所幸生活里不只是针灸。这时暑夏已接近尾声，小秦话的身体也在进展。他跃跃欲试要自行走路。于是吃过晚饭，夫妻俩就携儿子在校园里练步，有时也逛公园。在公园里，小秦话蹒跚学步的样子很逗人，常引得一些游客驻足。有人禁不住念叨这孩子的可爱和父母的幸福。这当儿秦手会看见妻子怔呆着，而后猛然掉头——她的眼中一定蓄满了泪水。

一日，母子俩照例去做治疗。秦手呆家中忽然想，暑假就要结束，下学期功课却未预备一二，再省略也得找本参考书看过。于是也骑车上街，到新华书店搜览一阵，拣了一本书买下。出了门，念头一跳要去看看儿子，与妻儿会合回家。他把诊所的地址从记忆中翻找出，绕道骑去。抵达那条街，还在抬头校对门牌，耳中已迎来熟悉的幼儿哭声。寻哭声望去，一眼逮着诊所招牌。他停好车，推门进去，只见儿子被妻子紧搂在怀里，汗水淋漓，满脸红光，哭得上气不接下气。他的脑袋长着众多的银针，其中一根被一位年轻姑娘心不在焉地捻着。秦手的呼吸冻结了几秒钟，而后加倍地剧烈起来。周斯吉发现了他，说：“你怎么来了？”他没搭理，却命令那姑娘：“把针拔掉。”未等姑娘反应过来，他又吼道：“把针拔掉！”他喷着粗气，样子鲁莽可憎，只可惜限于脚残，不能启用“暴跳如雷”的成语。即使这样，也把周斯吉和那姑娘震住了。

姑娘不敢口驳，赶紧把银针拔了。秦手从周斯吉怀里一把抢过儿子，晃着身子往外走去。周斯吉追出，研究着丈夫的脸说：“你这是怎么啦？”秦手沉着脸说：“你居然把孩子欺负成这样！”周斯吉诧异道：“针灸嘛就是这样。”秦手的愤怒从口中喷挤出来：“你可以熟视无睹乐在其中，但我心软我退却我一次看着就受不了。”周斯吉不再言语。一家人骑了车往回走。

回到家中，秦手满腔怒言蓄积着，只等与周斯吉对话时倾泻而出。但周斯吉径自拍打孩子入睡，不吭声也不理他，似乎刻意制造冷战状态。秦手沉默中翻开参考书，看过几页，却没看出一句意义来。正郁闷着，背后两条纤臂绕住他的脖子，一缕湿润的气息滑过他的脸，秦手的心像被水拍打一下，怨气已泄大半。周斯吉嚅嚅说：“秦手，我的心好苦好苦。”秦手说：“咱们再苦也不能扩展到儿子身上，他还这么小。”周斯吉说：“我知道我知道……”秦手又说：“咱们不能自己骗自己了。儿子属一级聋，压根儿没指望。既然没指望了，就不能一而再、再而三地拿事情来折腾他。再苦涩的果子也得咱们自己接着。”“秦手秦手，”周斯吉松开手臂说，“我的心苦还不止这些。有件事一直瞒着你，我几乎没勇气说出来。”秦手一愣：“什么事？”周斯吉迟缓地说：“那次我带儿子去上海复诊，复诊的结果是爆震性耳聋，一种急性声损伤。当时我忽然明白，是我自己种下了恶果。”秦手疑惑地站起，说：“你干吗这么说？你别自责得太过。”“不！”周斯吉目光空洞地望着丈夫，说：“是我的错。我用录音机借着音乐破坏了儿子的听力。我清楚记得有一次，我未调好声音就拿耳机给儿子戴上，一戴上他就怪异地爆哭起来。我取过耳机一听，也

被大音量吓了一跳。可我当时不在意，我没去想两三个月的生命是很脆弱的。”她述说时，伤心像一阵雾罩着全身。她没有流泪，但她看上去很纤弱。秦手沉默半晌，说：“这听上去很像一个无中生有的故事。”“可这是真的！”周斯吉说，“我对自己说，别去理它别去理它。但我做不到，我心里总累着，我得没完没了地为自己的过失抱恨。”秦手茫然中慢慢坐回椅子。周斯吉说：“我知道你会怨我恨我，可我还是说了。”秦手摇摇头，想说什么，忽觉身心疲倦，不再做声。

整个下午，房间被沉默控制着。这沉默不是虚无，仿佛空气不是没有内容。小秦话的蹿爬捣乱，不仅不能改善气氛，反而为沉默注解着什么。周斯吉因为说了心事，心境宛如被雨水冲刷过，苍白而安静。秦手仍捧着参考书进行书外的思想。他的神色飘忽不定，说明其思考复杂且悠远。晚饭时两人开始搭话，但都存了心不提敏感话题。晚上看过电视，便早早预备睡觉。平日睡前与儿子逗乐一番的程序也跳过不用。熄灯后，小秦话在没有声音的世界里特别容易入睡。听着儿子的酣睡鼻息，两人都知道对方没有睡着。两人都觉得今天会发生点什么。秦手突然说：“屋外好像下起了雨。”周斯吉听一回，说：“没有呀。”秦手说：“我真的觉得在下雨。”周斯吉说：“那是你的错觉。”停了一会儿，秦手又说：“错误在生活中真多。”周斯吉“哦”了一声，说：“原来你在设计一种开场白。我劝你别把准备损人的话沾上诗意。”秦手说：“我没有诗意。现在我只是庆幸可以躲在黑暗里，不用面对着你。”周斯吉说：“其实你无须这样，我这会儿心情很平静。我不怕你的指责，因为你的任何指责都不会超过我的自责。”

“你错了！”秦手说，“我要说的是另外一件事情。因为太残酷，我要你的手搁在我身上。”周斯吉愣了一下，顺从地侧身把手搁在丈夫的胸前。秦手说：“你当然记得那封在细雨中呼喊的情书，记得让你内疚的‘废都’餐馆之约，但你不知道这些全是错误。”秦手缓缓说起了当时恋爱传言带给他的尴尬，为了泄愤而恶意炮制的情信，那个约会的圈套，他遭遇车祸前的情形……

周斯吉依偎在秦手旁边，身子随着错误的展开渐渐变得僵硬。她的手下意识地抚摩着丈夫的胸膛，中间有几次因为吃惊而突然停下。但她没有失态，始终保持着柔情姿势。夜帮助她克制了自己。最后秦手说：“我讲完了。如果觉得我卑鄙可恶，你现在就可以推开我。”周斯吉静静地没动。秦手说：“你说你活得心累，其实我更是。上午你把心事亮出，敲打了我。既然是夫妻，我为什么要把愧疚埋在心里发霉？！”秦手说完不再吭声。夫妻俩凝滞躺着。后来周斯吉搁在丈夫身上的手动了一下，又动了一下。秦手于是明白，妻子宽宥了他。他心一热，伸臂搂住妻子。这时的秦手周斯吉，都因为对方坦白心迹而感动，又因为卸下内心负荷而轻松。感动和轻松培植了情欲。他们褪掉衣物，身段无规则地纠缠一起；在用肢体语言做过许多铺垫后，形成了入侵防御格局。两人的感觉已许久未这样好过，相互支撑着，一次次渡过河流，走向快乐老家。这时小秦话若无耳疾，妈妈的呻吟声准能吵醒他的。

六

第二天因为不去针灸，一家人睡了懒觉。秦手醒来，记起昨夜，不禁抬头去望周斯吉。只见她将脸埋在床面，仅露出小半张脸。这小半张脸由于挤压，显得有些变形；并且由于舒展不开，隐隐含了惨淡的神色。秦手忍住了出手改变她睡姿的想法，挺身起床。他拿了洁具去盥洗室，洗漱回来，才发现门已被自己随手关上。他愣一下，只好抬手敲门。过半晌，门开出一道缝，周斯吉不满意地瞧他一眼，又跳回床上睡觉。秦手没趣地在椅子上坐下，忽想起应该去买早点，复又出门。在路上走着走着，他渐渐明白一夜睡过，今天与昨天已不一样。昨夜两人挨在一起，震惊中最愿意找些慰藉，又借黑夜掩护藏起了难堪，于是有好的感觉。其实这感觉既不稳固也不真实，恰似日本的泡沫经济，有刻意构建的因素。匆忙过后，反刍的只怕不是香甜了。今后面对的，乃是换了心境的周斯吉。这样想着，秦手更觉无趣，行走的残腿也虚不着力。

从此两人都知道对方原来存有隐私，性格不是了解的那样简单，但留了心不提旧事。周斯吉甚至不打算为恋爱传言为什么蔓延说点儿什么。同时先前生活轴心是孩子的病，整天火急火燎的，现在放弃了治疗，日子过得平淡具体起来。新学期开学，秦手的课不多，又无须周斯吉般的坐班制，夫妻俩就决定不请保姆，将儿子托寄人家半天，再由秦手领回自带。秦手原先带孩子只是打打下手，不觉得困难，反而有逗

乐的情趣；如今独立领导，虽只几个小时，也颇感不易。他首抓的是改变儿子乱爬和抓什么吃什么的习惯。一见到儿子往嘴里塞东西，他就往小嘴巴和小手各劲打两下，严惩不贷，弄得儿子从此捡到东西先寻找爸爸。秦手还把儿子的活动范围限制在床上，自己坐了椅子守在空档一面，既省心还能看书。但很快他知道这些乃小节而已，最重要的是建立起儿子大小便的规律。他指导儿子有便意时要往便孟边凑，否则又是皮肉之苦。儿子似有领会，时不时踉跄着走向便孟，秦手便抢身去帮忙主持。但这时父子间常有误解，爸爸让儿子坐在便孟上，半天不见动静，拽起一看，前面湿了一片；有时让儿子站着小便，许久不出来，正纳闷着，突然闻到了刺鼻臭味儿。不仅如此，秦手觉得自己的方便也颇不方便。楼层的公厕在走廊顶头，秦手走得慢，往返一趟好几分钟，小秦话便趁机大捣其乱，有一次竟搭着书架楼梯般地往上爬，让秦手惊怕不已。以后便备了一条绳子，出门时就先把儿子拴住。

傍晚周斯吉下班回家，秦手也不能闲着。原先因给儿子治病而搁置不理的事情现在得一一解决。譬如电风扇早已不摇头，眼下天气转凉，摇头问题可以拖延明年再说，但扇架总得擦拭一遍收起。与饭桌配套的凳子久有摇晃现象，用餐时总不踏实，现在也不能再拖了。更可恶的是房间常有蟑螂出没，而且愈发明目张胆。开始儿子挺恐慌，不久便习惯了，还觉得好玩儿，引以为玩伴儿，使得秦手下决心治理。他买来“神笔”，趴在地上往阴暗处一一画上。因“神笔”太像上课粉笔，他趴地画线时甚感滑稽，觉得是对人民教师的嘲讽。

有时晚上看电视正在兴致处，突然停电了。往外张望一下，上下楼层都亮着，知道是本楼层保险丝出了问题，就等着邻居去解决。邻居都是单身汉，绝不比他更着急。最后秦手只得出场，又不懂电工活儿，就在走廊里吆喝一气，引出别人来协助。弄好了回来，秦手就抱怨现在的人自私，爱吃现成饭。周斯吉反驳道：“虽说旁人自私，现在你要是单身，谁也窝在屋里。”秦手说：“我不是不懂电工嘛，我懂我早就出手了。”周斯吉说：“什么电工！不就是保险丝烧了给接上吗？！这样的事视为困难，难怪平日里干活儿怨三恨四的。”秦手说：“干不好家务活不丢脸，我又不是钟点工，要靠干杂活过日子。”周斯吉说：“你的意思最好请位钟点工来干活儿，你可以跷了腿做一回王孙贵族？”秦手说：“我没有这个意思，那是你演绎的。近来你的发挥能力好像有长进。”周斯吉说：“你别夸我的能力。我从来就是个俗人，不像你。”两人越说越远，最后都觉得挺没劲儿。

进入期中，校园里突然贴出一张通知：分配房子。不过这次分房不同以往，称为联建，即自掏腰包按成本价购买。通知上写得明白：这是市场经济下的大趋势。既是趋势，就无可怨言，何况产权归己，一下子成了有产阶级。秦手生活里已好久没听到什么好消息了，当下看过通知，高兴得腿利索多了。蹿回办公室就给周斯吉打电话。周斯吉已经知道，却比他镇定，要他早找系主任打招呼，争取主动。秦手就去找来系主任。系主任说，你们是双职工，有竞争力，放心放心。秦手并不放心，从此踊跃参加系里的政治学习，没课也常往办公室转悠，为的是不漏过分房的有关信息。二十天后，告

示栏里终于贴出分房名单。秦手挤在人群里往上面找自己的名字，结果自己没找到倒找到了周斯吉。原来这次分房宽松些，就讲究男女平等；周斯吉比秦手早一年留校，自然随了她。回到家中，夫妻俩展颜相庆，还环视房间一周，说是单身宿舍也蛮可爱的。高兴过后，就计算购房款项。计算未完，已吓一跳，舒泰之感大打折扣。这是一个让秦手废止吃喝也得干上十年的数字，尚不计以后装修款。这太离谱了，往当前世界形势里想，恰似让非洲国家出资去解决东亚经济危机。这时秦手只恨自己出生太迟或未跳级几年，与无偿分房擦肩而过，把这亏吃大了。夫妻俩冷静下来，把手头不多的存款连同国库券、集资款等等全体集合，又把学校允许的房屋贷款按最高额加上，缺口余额比预想的仍要可观。剩下可以寄望的就是父母的援助。周母在娘家掌握经济实权，目前已答应一个数，倒容易兑现。秦手的父母在外省小城靠退休金生活，怕是不能太指望。当然求援信还得写，只是平日里未能赡养行孝，现在涎了脸伸手要钱，提笔时不免有些局促。

半月后秦手父母寄来三千元，还随上一封信，意思是把房子弄大些，以便日后他们探亲落脚。周斯吉看过信没言语，只淡淡地瞧丈夫一眼。秦手心里本来窘迫，见周斯吉这样态度，忍不住转守为攻道：“不用说，这三千元不上你的眼。这些日子老在钱堆里出入，你对钱的眼界自然很高。”周斯吉说：“三千元也不错呀，可以买下两平米，正好搁一张小床。”秦手说：“你说这话太没意思了。我父母做了一辈子工，他们可没机会贪污受贿，把自己培养成新兴资产阶级。”周斯吉说：“我不怨你父母，你父母是工人阶级我真荣幸。我不屑的是你

信中的文字忸忸怩怩，像是给人不寄钱也无妨的信息。”秦手说：“我要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我不打算让父母为难。重资财，薄父母，不成人子。”周斯吉说：“原来你是个孝子！你最好打报告再添大面积，多预备些房间让父母下榻，让他们也过一回贵族生活。钱嘛，只好到野外走走，没准儿天上突然砸下一包裹吓你一跳，拾起一瞧，原来是三公斤大钞。”秦手说：“这话说得生动，黑色幽默的手法。只可惜意境太浅。”周斯吉说：“你别把课堂上的点评移到家里来。家里太小，纳不下你的非物质产品。再说了，在家分析得再好，也不赚工资。”秦手说：“我突然有一个发现，在钱的问题上最能检验一个人的品性。钱的研究可以引入心理学了。”周斯吉说：“说得真好！奇怪的是这样一个人怎么老提钱呀钱呀，也不怕脏了口？应该说孔方兄阿堵兄才符合身份！”

吵过，两人相互不理，熄灯上床。黑暗中屈指一算，离交款时间只差一周了。两人各自着急，东突西撞的想些筹钱路子。秦手跳跃式地想到炒股、下海，不久又落到借钱上，他把可以借钱的人一一列出，又一一枪毙掉，弹无虚发。在这个城市，有借钱交情并真能借钱给他的有X位，这个X等于零。这天夜里，秦手做了个梦：他的学生们排着长队往一个捐款箱里塞钱，旁边有一学生吆喝：“一千八百的不多，十块八块的不少。”最后学生们将捐款箱抬到讲台上，与激动的他举行交接仪式。翌日醒来，他心里有些虚飘。上午授课时，他面对学生，生出许多感慨。恰好这天他讲解一篇《我爱美元》的争鸣小说，本来准备批驳美元的，说着说着，临时一分为二改变了观点。他说美元是什么，美元就是污染的河流

道貌岸然者的脂粉婊子的头衔偷窥者的望远镜菜市场各种臭味的集合，美元又是愉快的伙伴一首抒情诗一个聪明人的传记一套房子的钥匙一座十字路口的天桥。他的述评逗起学生们的掌声，不知是为美元还是为他的情绪。下课到办公室，他的心情并没因为一番宣泄得到改善。他习惯地望一眼对面楼层，周斯吉不在。妻子儿子和房子，这是生活中的主要三因素，他突然想。可是三因素没有一个是抒情诗，他又想。

出教学楼，秦手照例绕道去托寄人家接儿子。儿子不在，说是已被他妈接走。回到家中，果然母子已归。秦手心中奇怪，只因昨日吵架气氛的延续，沉默不问。周斯吉似笑非笑地先开口：“你瞧瞧桌上的东西是什么。”秦手往桌面上瞧，有一个方形纸包。打开一看，是几摞崭新的百元大钞。秦手的心弹跳几下，忘记了芥蒂，高兴地问：“这钱哪儿来的？是借的还是真从天上砸下来的？”周斯吉不吭声，径自忙着洗菜做饭。秦手望着她忙碌的背影，心里起了怜爱，走过去扳住她的双肩，嘴巴贴在她的头发上。周斯吉不紧不慢地说：“别套我近乎。我把借钱的人说出来，只怕你的心情又会跌倒。”秦手哈哈一笑：“莫非他是高利贷者？”“不是高利贷者。”周斯吉淡淡地说，“是巫刚。”秦手接触周斯吉的双手顿时僵住，众多念头乱箭般射向他的思想。好在她看不见他脸上的表情，可以重新布置态度。他松开手，镇定着说：“巫刚怎么啦，他能借钱给咱们就是好事。”周斯吉瞧他一眼说：“你说这话时，心里并不轻松。刚才你的手在传达着震惊。”秦手说：“不是震惊是奇怪。我奇怪的是你的神情。你像是硬往这事上添加另外的意义。”周斯吉一笑说：“如此说来倒是我的不对了。我

也纳闷自己干吗那么在乎你的态度。”

两人维持着高兴。周斯吉让秦手把钱藏好。秦手在房间里转了两圈，选择了米桶。他把纸包埋入米的底层，抬起头时，窥见了妻子追忆式的微笑。他的内心突然混乱起来，一位神气轩昂、手拿大哥大的商人开始在他的脑子里散步。午饭时，他忍不住问周斯吉：“你近来跟巫刚保持着联系哪。他好吗？”周斯吉怔了一下，说：“你希望说他好还是不好？”秦手说：“你干吗要迎合我？！我就不能真心关心一下别人？”周斯吉说：“那好，我告诉你：第一，我与巫刚就联系过一次，不知道他好不好。第二，他借钱时没有犹豫，说明不勉强。”秦手哈哈一笑：“眼下这样的朋友真是不多，我没法制止住感动。也许可以请位记者撰文宣传一下哩。”周斯吉把筷子往桌子上一拍：“我讨厌你这种口气！我就想到你会这个德性！不这样还奇怪了呢。”秦手说：“我怎么啦？我失态了吗？我看你倒是敏感得走调！冲动往往是虚弱的表现。像我，就不会学你。”周斯吉冷笑说：“你的模样十足地可爱！原来我还以为你贫贱不能移，冷眼拒绝这笔钱呢。不想你一边笑纳一边口伐，像小时候看到的越南人的嘴脸。”秦手说：“如此说，我只好宣布：这钱是你借的，房子也是你名下的。在这件事上我是打工崽，低级雇员，没有投票权的候补委员。顺便提醒一句，别把比喻扩展到国际关系上，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纠纷。”周斯吉沉默半晌，突然叹气说：“秦手秦手，你除了耍耍嘴皮子，玩些皮里阳秋的言词，还能干什么呢？”秦手战斗状态的眼睛慢慢暗淡下去，黯然说：“我是不行。我他妈的是不行哩！”

七

在南方城市，这年冬天算来得早。空气变得干燥僵冷。一阵风起，树上残余的叶子飘落，与地上的尘埃、废纸滚作一团。街上行走的时髦女郎仍裸展着挺秀大腿，但上身裹了新添的冬装。连着几天，城市的天空都是灰白基调，仿佛忧郁地整理身心以进入冬天。

周日这天，天空意外有了转机。周斯吉起床，发现了晴朗气象，心情随之明媚起来。她问秦手今天什么日子。秦手答不出来。周斯吉又问明天什么日子。秦手悟过来了，明天是冬至日，今天则是结婚纪念日。但他没有硬让自己装出惊喜的样子。这种事已激不起他多大的热情。周斯吉建议中午出去吃饭，因为好久没这样做了。秦手也吃烦了单调家菜，自然不否决这理直气壮的机会。随后在餐馆的选择上出现了分歧。周斯吉说就“废都”吧，又近又实惠。秦手不愿意跟着冬天走进灰色记忆，一时不好直说，便迂回提起离“废都”一站之地新开张的一家餐馆，广告打得特响亮，不妨试着让它宰一顿吧。

临近中午时，一家人去了新开的餐馆。餐馆大厅开阔豪华，餐桌众多，因为是周日，就餐者前赴后继，营造出熙熙攘攘的景象。在这样的氛围中，酝酿温馨、追忆恋情是很困难的。一家人择了桌子三面坐下。秦手点菜，周斯吉饮茶，小秦话坐在儿童专椅里张大眼睛看缤纷的周围。秦手点过菜，没忘记宴餐的意义，抬头望一眼对面的妻子。她今天化了淡妆，

比平日妩媚些。秦手正喜欢着，忽然发现周斯吉的耳边长出一颗远景脑袋，仿佛巫刚。他定睛一看，不是巫刚是谁？他正坐在隔邻的餐桌上与几位人物谈笑风生呢。秦手浑身一紧，失掉反应。周斯吉见秦手出神，笑了问：“你这么看我干吗？难道我脸上写着菜谱？”秦手敛了神，顺水推舟说：“你今天看上去挺漂亮的。”周斯吉见他说得潦草，并不收受，嘴里却说：“这就是你送给我的纪念礼物？”秦手无心发展情话，敷衍一笑，埋了头喝茶，一边在脑中勾勒出一个问号：对巫刚置之不理还是振臂招呼？不理自是最好，但他借钱于他，就是债权人；债务人见到债权人不打招呼，似乎不多。正确的应对应是避免两人目光相遇，不让他得知自己看见了他。而他最好边吃边谈一宗生意，负责地在利润里深入，心无旁骛，漠视了周围。

菜上来，秦手吃得心不在焉。周斯吉盯着他说：“你怎么啦？好像不高兴。”秦手说：“我没有。”周斯吉说：“可你一副垂头丧气的落魄样儿。”秦手找借口说：“这个破地方太闹！我真后悔来了。”周斯吉说：“我看你是不屑于今天的日子，所以不高兴。”秦手否认说：“干吗不高兴？我还想重叙旧情、噙着泪水呢。”周斯吉冷笑说：“别拣好听的说，我也没把今天当做什么日子。我就想平静地吃顿饭，难道你这点情绪都没有？难道你装模作样的就不嫌活得累？”秦手见周斯吉说得冲动，不禁生气，正想着怎么反驳，忽听到“嘭”一声爆响——小秦话勤奋的手将桌上一瓶啤酒划到了地上。小秦话端坐着无动于衷，但许多人掉头往这边看，秦手吃惊中清醒过来，忙蹲下身捡地上的玻璃残片。可一切都白费心机。他站起身时，

看见了端着酒杯的巫刚，同时也看见了呈惊喜状的妻子。巫刚伸手摸了摸小秦话的脑袋，一连对秦手说：“几年不见，你还是这么瘦。”秦手镇定着说：“几年不见，你却大大长胖了。”巫刚说：“我胖得有理！快乐的单身汉嘛。”秦手说：“我倒觉得你的胖和我的瘦反映了这个时代的特点，即商人和教师的生存状态。”“你原来挺会说话！”巫刚想仰面大笑，止住了，转向周斯吉说，“想不到你先生挺会说话哩。”周斯吉突然一笑说：“他还关心着你呢，老打听你近来好不好。我哪里知道，正好你当面告诉他。”秦手脸一红，听见巫刚昂然道：“我可不值得别人关心，一未成小家，二未立大业，大不了赚几个散钱，没让人瞧小就是了。”秦手局促中既不能否认打听，又不便驳钱论，只好就势揭发道：“你成什么家！现在外边有的是‘三陪’、‘四陪’，只需揣着票夹子就可以精彩一番。所以你一定活得乐不可支！”巫刚哈哈大笑，说：“这些话在老板圈里不奇怪，从你嘴里说出来让人刮目相看。不知道平日有没有说给太太听，取得太太的认可？”周斯吉尴尬道：“你们别胡说！见面说这些真没意思！”巫刚说：“那好，咱们喝酒！”秦手撤退道：“我可不会喝酒。”巫刚说：“把整瓶的啤酒往地上扔还不会喝酒？！不要大损我的面子哟！”说着去自己的餐桌上取了高度的“五粮液”来。秦手惊骇道：“白酒我更不会。”巫刚说：“那就三四杯吧。”秦手断然道：“这不可能！”巫刚瞧他一眼，说：“只好两杯，不许再谦虚！”秦手说：“我哪里敢谦虚……”周斯吉说：“他是真的不会喝。”巫刚似乎恨周斯吉的援助，径自往两只杯子里斟满酒，取过一杯先仰首干了。秦手无奈，端起酒杯抵试一下，一横心大口吞了

下去，一缕烈焰反蹿上来，顿时全身充满了热情。巫刚不言语，又往杯中斟酒。秦手见他态度专制，心里反感又不能皱眉，赌气说：“我已做了五分牺牲，这杯酒再不敢喝了！”巫刚说：“你我难得一遇，你就不能做十分牺牲？”秦手振奋道：“我干吗要做十分牺牲？难道我欠你什么……”说着猛地哑了口。周斯吉端起酒杯，望着巫刚说：“这杯酒让我代了行不行？”巫刚不再纠缠，平淡着表情说行。他俩举杯碰过，默然互望一下，各自将酒喝了。周斯吉的脸立时潮起一片红晕。

回到家，秦手的郁愤勃发得按捺不住，抓起一张椅子重重摔下。周斯吉说：“这是干什么？嫌椅子太结实？”秦手说：“我就是看着这椅子不顺溜！我有这个权利！”周斯吉冷笑着说：“你自然是看着我不顺溜！那你以后随时通知我一声好了，犯不着指桑骂槐的。”秦手沉着脸说：“我哪里会看你不顺溜！举起酒杯，脉脉含情，不胜娇羞，哪个男人见了不喜欢。”周斯吉从诧异中挣出来，说：“你怎么这样无聊！”秦手说：“我何止无聊。我还没有钱，没有社会关系，没有粗壮雄武的身体。我他妈的一无所有！怪不得党中央把我这类人归入工人阶级。英明啊！”周斯吉气急说：“如果为了钱什么的，我早嫁给别人了！”秦手说：“嫁给谁？嫁给巫刚？”周斯吉说：“嫁给他也没错！”秦手嘶声而笑：“我就等着你这句话。我知道你会抖出这句话。你不说出来我心里还不踏实呢！”周斯吉气愤语塞，消退了酒晕的脸又滚过一阵愤怒的红潮。这时小秦话在床上孜孜不倦地玩弄一个苹果，他听不见爸妈的激烈对话；但门口有人探了一下脑袋。周斯吉把门关上，仔细打量丈夫的脸，提示说：“今天你发的醋劲太廉价了！别忘了当初我是撒

下巫刚投奔你的。”秦手慢悠地说：“现在你觉悟了后悔了，只恨过去太幼稚太幻想，同时理解了拜金主义者理解了为什么有些妙龄少女一定要傍上大腹便便的大款。好哇，生活教育了人！”周斯吉微眯眼睛说：“你说这些只能说明一个货币缺乏者的心理变态。一起生活了两年，我终于明白你对我原来不了解。”秦手不屑地说：“你别装得城府很深的样子。”周斯吉说：“秦手，你是逼我说一些你不爱听的话呀。”秦手说：“不不，你也可以留着不说，逮个机会给知己说去。”“你真没劲！”周斯吉缓缓地说，“我坦白告诉你，没嫁给巫刚我不后悔，嫁给一个懦弱书生我心甘情愿。每个人都可以有这样那样的选择，我不选择太物质的生活。恰恰相反，我希望找到一份超物质的原始干净的东西。我以为我找到了，所以幸福着。突然有一天，我被告知那份东西是假的，不是水晶而是一块灰色玻璃。我踩着这块玻璃走进了一个圈套。这两年为了孩子为了家我吃了不少苦，这些我视为应该。可虚假感情我受不了。秦手你把我的理念都抽空了呀！”说着心酸而泣，睫毛沾着晶晶泪水。

秦手听得有些呆，许多种辩白的语句在脑中挤成一团，一时传递不到口腔；对抗的情绪更不能收势转圜，嘴中便挤出一句：“你这是攻之一点，不及其余！”周斯吉瞪着泪眼说：“难道你还要为你的那封情书申辩？！”秦手强硬说：“我没这个兴致！可笑的是我愚蠢地以为这事已经过去了。周斯吉说：“我也劝自己这样做，可一细想就觉得恶心！”秦手说：“既然这样，散伙算了！这些天还忙房子干什么！得了房子，住着同床异梦的人，你不觉得滑稽之极！”周斯吉激奋地一指儿子：

“我是为了他！”又幽缓地说，“在上海回来的轮船上我就发誓，从今以后再不能委屈孩子！我心里已有负荷，不想再添上一块。”秦手嘴巴张翕几下，终于无话说出。他盯着周斯吉，却忘了正在看她。他觉得自己的心正像“泰坦尼克号”一样慢慢沉向冰冷的海底，既悲壮又无可奈何。少顷，他回过神来，顺着周斯吉的目光望向床上的儿子。儿子正睁着一双惊恐迷茫的眼睛——他没听见口角的声音，但看见了两人斗争的表情。

争吵以后是平静。周斯吉拥着儿子午睡。但她一定睡不熟——身体没有松弛，鼻息没有均匀。秦手不能参与到床上，就坐在被自己摔打过的椅子上。他欲想些什么，又不知道想些什么好。后来他望一眼周斯吉，发现她合着的眼睛在微动。他觉得挺没意思，便出门去办公室。行至教学楼前，远远看见刘忠实拎着旅行包走来，仿佛出远门的样子。秦手站住了，等着刘忠实走近。刘忠实未走近，先举起手臂招呼：“Hello，下午好！”秦手抬头看天空，什么时候又蒙上了灰白，就说：“好什么呀！这破天气。”刘忠实说：“我是指你的心情。”秦手淡笑一下，问：“你这是到哪儿去？”刘忠实兴奋着说：“自费去湖北参加一个四柱和紫薇斗数特训班。”秦手说：“你是越陷越深了。”刘忠实笑说：“我也就是想借一双慧眼，把这世界看得明明白白真真切切。”秦手说：“行呀，等你骗术长进了再找你算一卦。”刘忠实打量着秦手说：“现在我就可以送你两句——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说着撇下发愣的秦手，匆匆去了。

秦手进教学楼，见走廊光线暗淡，阒无一人。他脚步慢

下来，想今天原来是周日，坐办公室有啥意思，还不如上街走走。他转身离开教学楼，出校门，上了一辆公交车。买票时售票员问哪儿下车，他一时答不出，竟按远程多收了一块。他郁郁坐着，听见邻座一对少男少女在啁啾调情。男的说句什么，女的格格脆笑；男的又说句什么，女的就说：“讨厌！恨你恨你恨你！”秦手想恋爱中的男女是可以正话反说的，“讨厌”即为“喜欢”，“恨你”则是“爱你”。自己那封情信中涂满恣肆的爱，实则是个圈套，而写信时的恚恨，未必不包含苦恋的成分。只是这一切再无法论证。生活如缸，圆满中一旦出现罅缝，那裂痕会越爬越远。周斯吉说为了不添心的负荷对付着过下去，但她更应知道勉强中人的心更累。秦手暗叹一声，又记起刘忠实刚才的赠言，心想我哪里牢骚太盛，只是“未敢翻身已碰头”呀。

车靠一站，售票员叫着晚报的站名。秦手忽被提醒：胖子编辑已许久不见，何不晤一面。他赶紧起身挤下车。由于跳得急，残肢处痛得他差点叫出声。他定了定神，辨明方向，慢慢向晚报社址走去，一边心里希望着胖子不因周日而旷岗。进编辑部，胖子果然在，见了他放出惊喜的热情。“真是稀客！”胖子说，“我可是给你打了好多次电话的，就是逮不着。”秦手说：“我不像你坐班制，可以飘忽不定。”胖子问近来可好，听说受伤了。秦手说不仅受伤，还结婚，还有了孩子。胖子笑道：“难怪你看上去深沉多了。”又责怪道：“你好久不给我写稿了。”秦手想可不是，不经意间已两年多没写稿，时间过得不知不觉了。胖子又说：“你得写呀，不能揣了英华闷在肚子发酵。”秦手说：“还谈什么英华。生活如此嘈杂，谁还有

文章兴致。再说写出来哪位要看呀。”胖子不同意说：“文章总有人看的。换个角度说，写东西可以整理思想，把心里的感受一点点讲出来。写好了，自然像先前一样有人向你发函求教，没准儿还夹寄炽热情书呢。”秦手想一想说：“这种情书会把我吓着的。至少我不知道该不该激动。”胖子呵呵笑了，说：“今非昔比，你会处理得恰到好处的。”秦手沉默半晌，调拨了话题说：“说点别的吧，你近来好吗？”胖子明亮的圆脸飘过一阵阴云，说：“马马虎虎吧。”秦手心里一动，追问道：“嫂夫人好吗？”胖子沮丧地说：“她比过去更唠叨了。鸡毛蒜皮，俗不可耐。今天本来轮休，可我还是乐意到单位来。”稍停，又惋惜地补充道，“她过去可是戴望舒笔下丁香一样的姑娘呀。”秦手失声笑了，心想世事如书，总存败笔，仿佛我的残肢。